

●本報特別啓事

本報自即日起添聘朱松庭君助理編輯此啟

◎離婚以後

程木公
這篇小說的題目。用過的人很多。不過內中的意思。是各不相同的。讀者幸勿目我爲抄襲家。

吳子卿和沈愛珍兩人的婚姻。是憑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結合成的。新名詞就叫做買賣式的婚姻。但是我看中國二世紀裏的人。還是實行這買賣式的婚姻的居多。這是我輩青年們的不幸。啊。言之頗堪痛心。如今且說吳子卿結婚之後。起初一個月內。總算琴瑟和諧。享受那洞房樂趣。是淡而無味的。萬不及學校中讀書的樂趣。況且校中告了兩個月的婚假。也快要滿了。已經荒了兩個月的功課。如今在家中對着一個向不相識的女子。天天捉對兒伴纏着。真無意識極了。一般長輩親戚以及不關痛癢的朋友。都還要說他們夫妻恩愛。享不盡的福。豈知他自己的心中。多麼的不以爲然。所以過了一個多月。就動身離開家鄉。到上學堂裏去肄業了。

社會十歲 嚴治遊二

枕亞

友人東越許廣父。不職士也。自幼時即好爲治遊。長而益甚。弱冠後。遊北京兩粵間。所至必涉足北里中。擇其尤者。爲之吟詠紀實。久乃成帙。南北妓女。至以能入其冊子爲榮。昔年爲某書肆撰平康真相一畫。中有紀某伎戲弄某客一事。題曰兩個表題哥者。即所紀冊中之一節。余雖嘗聞之。友友其事。而猶姑再紀之。某伎忘其名。有潘姓子愛女。潘爲世家子。雖衰微之後。尚擁巨資。供衣食有餘。伎爲潘所愛。潘亦爲潘所愛。然品性不良。有所蓄。輒喜狎伶人。或所養有姿色者。多金弗恤。如潘之所謂倒貼者是也。以故。伎生涯雖佳。而轉形虧窘。其年夏。爲某伶誘去。現款五千金。揚言集資。設戲園。及得資。即遁去。不返。伎受此損失。幾於不支。先是潘無子。以愛伎。故議娶充後陳。伎伴許之。而意非所屬。將別有所圖。也。於是潘因事返常。州原籍方與家人議內。妾事。忽得伎來。書促歸。且言所負債已悉理。楚明。白。業爲自由。之身。專候潘來。預備結婚。潘云。外附贈潘之父母及妻。重禮可數百金。潘感之。以伎爲貴。反惡潘。潘行。潘欲捐資。其父言。彼信。中。明。說。伎。已。理。楚。弗。須。款。子。挾。資。去。何。爲。潘。乃。憤。數。百。金。行。抵。滬。往。見。伎。相。聚。甚。伎。言。近。秋。節。外。間。有。帳。項。千。餘。金。苦。此。時。收。場。恐。莫。肯。償。還。擬。後。成。禮。較。伎。言。近。秋。節。外。間。有。帳。項。千。餘。金。苦。此。時。君。歸。安。能。令。君。再。費。錢。君。弗。嫌。委。屈。可。暫。寓。此。妾。亦。得。蚤。夜。伺。奉。較。勝。旅。店。數。倍。也。潘。益。大。悅。居。頃。之。潘。見。別。舍。有。少。年。居。焉。怪。而。問。之。則。言。爲。中。表。親。來。此。覓。事。者。并。託。潘。代。爲。設。法。潘。置。置。潘。亦。允。之。於是。居。一。月。餘。秋。節。屆。矣。一日。伎。出。外。潘。獨。處。無。聊。潘。閉。窗。坐。忽。見。車。夫。數。輩。搬。行。李。十。數。件。置。一。室。中。箱。籠。上。皆。貼。某。縣。正。堂。封。條。潘。大。惑。方。欲。致。問。俄。見。院。中。之。房。

新車最佳禮品爲

特別大前門香烟

新車最佳禮品爲特別大前門香烟

不多寫給你一百多封纏綿悱惻的情書。而你就一封回信都不給我。難道你讀書這般忙。連寫封信的時間都沒有嗎。總算你的良心好。寄來給父親的信中。都附一張便條似的短信給我。但是我做一封信。要費幾十字的便條。也當做一封極纏綿的情書。俗語所謂紙短情長。我也只好拿來做替語了。……嗚呼。嗚呼。說個不休。說到苦楚的地方。幾乎要掉下淚來了。任憑誰聽也少不得要動心。不知子卿的心。是不是一樣的。後來的態度。不要說動心了。後來要不耐煩起來。面上現出一股冷峻的態度。伊見了也不願意再說了。惟有私自嚶嚶啜泣。

吳子卿非但不安慰伊。反而要提出離婚了。離婚的原由。是因為伊買式的婚姻。雙方沒有自然的戀愛。伊不聽猶可。這一來真把伊氣個半死。一夜眼淚不曾乾過。第二天伊就含淚回轉娘家。如此情形。一長一短的告訴伊的父母。伊的父母只有竭力的解勸伊。可是伊也沒有別的好法子來對付。只得暫住娘家。且待子卿將來有一天回心轉意。

吳子卿回到上海。約他的女朋友出來吃大餐看電影。乘間向伊求婚。伊看見他容貌漂亮。英語操得很純熟。而且用錢很闊綽。凡能耐起將有問。

心父筆記

楊琴生。邑之富家子也。年少聰穎。備極不羈。年十九。畢業於中學。同學某。往東瀛求學。楊大喜。請於父母。快意而往。道出滬上。遇友久不至。楊獨居旅舍。寂寞無聊。晚後往某舞臺觀劇。時有一女郎。年可二八。濃妝艷服。旁一中年婦。與楊座相連。女郎時以秋波睇楊。楊睹女美。魂為所奪。亦時以目光示意。已而女郎先行。楊亦起。出至門外。見女郎與中年婦向佇立不行。似有所待者。見楊至。即相與語。某里第幾號門牌。言已遂去。楊聞之。知為女郎之住址。大喜。次日。蹤跡而往。不敢遽入。徘徊數四。中年婦忽啓門而出。見楊。含笑相迎。楊前與語。婦肅楊入座。則女郎臥猶未起。婦告以楊至。女郎始起。與楊寒暄已。問楊姓氏。楊具告之。女郎自言姓顧。中年婦即其母也。自此日相款洽。女郎微露許婚之意。楊曰。吾有婦奈何。女默然者再。遂入內。良久。婦耳語楊曰。老身祇此女。屢為議婚。終不常彼意。自見君後。彼已心肯。今知君已有婦。彼甚為灰心。然察其意。即為君妾亦所願。願君熟計之。楊曰。然則汝亦允乎。婦曰。彼意既定。吾亦無不可。楊大悅允諾。婦又入內。

上海最近有兩種出版物。一種是徐卓余先生的不知所云集。一種是蘇綺芬先生的綺芬浪墨。那不知所云集。一篇序文也沒有。有是有一篇的。但是一個字也沒有。那綺芬浪墨。却一本都是序文。這種種。到相映成趣呢。

第四幕 訓女
老秀才杜詩。字繼牧。與徐廷臣同村居住。妻室早亡。所遺一女。名喚冰梅。自幼許與徐廷臣之子徐苞為妻。以通厚禮。花簪為定。尚未過門。父女二人草堂閒話。脚色(外)杜詩(正旦)杜冰梅(切末)草堂花簪竹籃
(杜詩儒巾新式白鬚上唱搖板)好春光不由心中歡。又聽得柳陰中百囀鶯。將身兒來至在草堂以上。等女兒進前來細話衷腸。(坐介)自我杜詩字繼牧。離鄉離土。祖居在羅浮山下。妻室早亡。所遺一女。名喚冰梅。自幼許與同村徐廷臣之子徐苞為妻。將冰梅花簪一支。為定。尚未過門。今日閒暇。無事。且喚女兒前來。閒話一番。冰梅那裏。(杜冰梅上)叔水承歡。女代男。綠窗無事檢書篇。古今多少闌門女。智勇終推花木蘭。(未完)

閒話
世間金錢。吾以為彼為家。兄彼以吾為過客。其來也如帝女之下嫁。不勝驕。其去也如大盜之出門。必遺茶毒。王謝堂前。燕子。澤陽江上。琵琶。為舊。認得舊日主人。翁。悟此何至。為彼奴。蘇

宋幾。出曰。吾以此意告彼。彼已首肯。宋幾。女亦出。而相訂。贈女添金。其日。遷居女家焉。月餘。友至。楊請以進。之故。友曰。吾病不能。遂至今日。楊又告以所遇。友亦居女家。擇日待發。其夕。女語楊曰。君亦知吾為彼。何如。人乎。楊曰。彼女也。余豈不知者。女曰。否。彼非吾母。吾非彼女。吾以君多情。不忍。君人財。雨失。且君得君而待。吾意已滿。吾今當以實告君。彼吾鄉人也。吾幼喪父母。寄養於彼。吾年既長。而又美。彼遂與我來。藉吾色以誘人。與資者數人矣。今君將遠行。彼計又遂矣。楊聞言曰。然則吾受欺矣。汝願隨吾東渡乎。女曰。吾能從君而終。固所甚願。一切唯命可耳。楊曰。甚善。吾以明日行。汝偽為送行者。吾與汝送。輪去。何如。女諾之。明日。楊與友同行。不返。心疑之。往檢其箱篋。則稍貴重者。無一遺留。始知女隨楊去。欲以騙人者。反為人所騙。大懷喪。後楊畢業與女同歸國。奉政府命入蜀調查礦產。仍偕女往。抵重慶。輪不能前。遂改民舟。夜泊某處。忽盜至。見女貌美。欲污之。女大罵。抗節死。草草而歸。遂不復出任事。酒後嘗為人言女郎事。弗稍隱也。

大前門香烟 乃在中國最先製造之五等香烟



大英煙草有限公司 總代理

又醉什麼來。仰面不由大怒。用力摔脫了手。大聲道。你別做胡鬧。我。我要對你妹子講的。那時候。你別理我。沒有情況。我聽了這話。着實有點。異。難道松甫這樣一個雄糾糾的漢子。竟會怕一個妹子麼。正想咧。果然見松甫立時釋了手。現出懼容。趨向的走開幾步。笑道。我和你說着。誰又真個來拉你出去不成。仰面也不去理他。對我冷笑一聲道。也只有內人還治得他下。這等漢人。也不曉得是怎樣形狀呢。我聽了。礙着松甫的臉。只得笑了一笑。却不說甚的。只見仰面頓了一頓。又冷笑道。其實他也不是怕什麼妹子。簡直是屈伏在金錢勢力之下罷了。松甫怕他說出內情。雖在醉中。却也知道不好意思。便搭起着和我應酬起來。仰面是直頭老虎。那有這等機心。他一開了話箱。隨便什麼人都阻他不住。我看出情形。又見松甫着急的神氣。忙說。不必說了。請正事罷。後天是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

我吃了一驚。跑到月台上一看。原來却是我表兄劉來臣。我忙笑說。來臣哥。怎麼不過這邊坐。來臣笑道。這部車子。向來是很空的。就這裏坐一下子。打什麼緊。我正有一樁事情。要來找你。可巧又碰到了。等下了車。我們到新世界去逛一下。子好麼。我答應了他。因此此時電車上人。漸漸多了。我便進去坐下。到了新世界。我先跳下電車。來臣隨後也下來了。和我一同買了票。相將進去。只見人來人往。擠得水洩不漏。我不覺厭煩起來。來臣哥。你瞧。人這麼多。我們和這批人夾在當中。有什麼趣味兒。不如外面吃飯去罷。來臣不肯道。已經化了四角錢。買了票。總要去逛一回兒。才得甘心呢。我只得跟着他。一面挨。一面聽他說。上海的事情。實在奇怪。從前公共遊戲場所。總不過是張園。愚園。幾處花園罷了。雖然地方並不甚好。究竟空氣還新鮮一點。如今是又不同了。自從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

沛生做四十歲的生日。我們已經集了一個公份。你可願意加入麼。仰面道。當然願意。這又何必問得。你去承辦就是了。但不知這公份該怎樣做法。我說。一共有十幾個人。每人大約派出四五塊錢的樣子。想別的事情。也沒有什麼道理。我的主見。還是弄幾席酒菜。借一個地方。替他饗壽。大家也可藉此飽一飽饒吻。不是一舉兩得麼。仰面聽了。笑起來。說道。你倒也會想這等刁法兒。既這樣。你就快去定菜罷。還有一說。要借地方。不如到新世界去。他那地方又寬闊。又好。我去商量。一定辦得到的。可是晚上有點不便。能設在午間最好。我道。這真好極。本來我們也都商量。想在午間舉行呢。於是兩人都議定了。我便告辭出來。因一時找不到車子。就緩緩地走了步。到了電車路上。不多時。電車來了。我跳將上去。在頭等車內。揀一個地方坐下。忽聽後面拖車內。有人大叫老五。雙

新舞台弄了這個樓外樓之後。接着就是天外天。雲天等。接踵而起。如今又弄出這個大規模的新世界來。聽說法界新橋那邊。還有什麼大世界。也在那裏開工了。這兩個世界一開。那幾處規模較小的地方。自然又要推翻了。我道。這是後來居上的道理。這等營業。一定要布置設備得能超過前人。纔可以得優勝的結果呢。但是據我看來。上海這麼一個大地方。從前呢。只有張園愚園幾處人造的園林。勉強可以供吾人散步之用。可是小小一塊地位。來來往往的人。常常集到幾百千把。也就變做了鬧市了。還有什麼興趣可言。到了現在。張園兩園。是沒有什麼人去了。都趕着新興的遊戲場。弄幾種毫無道理。毫無意識的嬉遊。聚着許多流氓。拆白。誘騙。淫娃。大家哄鬧一陣。却美其名曰俱樂部。遊戲場。比到愚園兩園興盛時候。真個令人有每况愈下之感呢。來臣聽了。點頭

